

江建文 著

# 國難

GUONAN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I247.5  
2704  
3

江建文 著

# 國 難

GUO NAN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Bc 66 123



438709

**国 难**

江建文著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昌市新魏路)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25 字数49.8万

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--8,840

统一书号: 10110·541 定价: 4.97元

ISBN 7—210—00058—5 / I·20

—

年年到了盛夏，太阳就象个赤红的魔怪那样，傲立在万里蓝天之上，用它那炽热的光焰，炙烤着人间。位于上海北郊的白虹军用机场，它那一望无垠的黄褐色土地上，如今便裸露在炎炎骄阳下被曝晒着。远远望去，它似乎正微微地冒着轻烟；这烟又为空气中的那股热浪托举着，袅袅上升。其实，那不是轻烟，而是水气，是从大地母亲宽厚的胸脯里蒸发出来的水气，用以滋润在这酷暑中受煎熬的一切顽强的生命的。

机场里，作为现代战争的骄傲的各式战斗机，一架架整齐地排列在停机坪上。机头的螺旋桨叶片又宽又长，在晴空下闪着银白色的光。机翼底下，可以看到已经进入战斗准备的飞行员和来回奔忙的地勤人员。他们尽管热得汗流浹背，但仍不能稍离岗位或有所懈怠。因为神圣的抗战已经开始了，被人称作“睡狮”的中国已经醒来。一旦机场指挥中心发出指令，这些飞机就会立刻起飞，直冲云天。

宽阔平坦的机场跑道，象一匹白练似的反射着阳光，伸展向远方。在导航信号的指挥下，每隔几分钟，就有一架飞机从这里起飞或降落。每当这种时候，马达声在半空中震响，就象落下一阵石雨，打在你的耳膜上。于是，那本来就已经是热得难耐的天气，让这种噪音搅得似乎更热了。

一辆辆接送飞行员的吉普车，拖运空战中负伤人员的急救车，向在烈日下值勤人员运送冷饮的供应车，在机场内各条主要公路上，来回奔驰着。车后腾起一条尘土的龙，久久地停在半空中。

那些已经安全返航的飞行员——他们或是去侦察，或是去支援地面的战斗，或是直接参加了空战，一从飞机上下来，坐上吉普车之后，往往就急不可耐地给人们讲述起种种关于战事的最新消息。这些消息，有的使人振奋，有的却令人沮丧。

自“七·七”芦沟桥事变到现在，不过短短一个月的时间，而北平、天津却已相继沦陷，华北平原的大片土地落入敌手，成千上万的同胞做了亡国奴，惨遭鬼子蹂躏。这些飞行员，几乎每一天都要飞临前线，他们从飞机上，既可以看到一列列遮盖着伪装的军车，把国军将士送上战场，也可以看到一列列篷顶涂着大红十字的救护车，把伤兵从战火纷飞的北方运下来。在他们眼下展现的，是一幅神州大地进行着大规模杀伤和流血、破坏、毁灭的图画，高楼大厦顷刻间化为一堆废墟，绿野平畴转瞬间变成一片火海！

时局在急剧而又令人揪心地变化着。随着华北战局的日

趋恶化，华东杭、嘉、湖地区的形势也十分紧张起来。从停泊在吴淞口外的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日本飞机，开始频繁地出现在这一地区的上空。它们或盘旋侦察，或扫射轰炸，预告着这场已经来临的战争暴风雨，即将把这里席卷。

日子就这样带着战乱的惶恐和血腥，盛夏的烈日和酷暑，一天天过去。这一天，日历揭到了一九三七年八月九日。

白天，整个白虹机场仍然是那么紧张，那么繁忙，那么热，那么令人热血沸腾又使人失望和沮丧。太阳落山之后，气温开始逐渐下降。及至夜幕低垂，除了战斗值勤人员外，人们的活动便集中到了机场生活区内来。

随着夜色降临，渐渐地，那挺立于苍茫暮色中的榆、杨树的枝叶，开始沙沙作响，接着凉风便习习吹送过来。它拂去了人们一整天都无法解除的身上和心头上的暑热，大地复甦了，青草又挺直了它那一度蔫下去的腰杆，流萤欢快地在野地里飞来飞去。

生活区的地下，有一座堪称具备三十年代先进水平的华丽建筑物，它就是每晚都吸引了许多壮军人的“军官俱乐部”。由于机场实行严格的灯光管制，所以俱乐部入口处的电灯是关闭着的，只有从里面的通道里，映照出来的一片朦胧的光，指示人们，从这里走进去寻找军旅生活的欢乐。

宋绮玉要不是白天曾经路过这个地方，那么她现在是无法找到这个富于生活情趣和魅力的入口处的。从这里通往俱乐部，有一条相当宽敞的地道。它微微倾斜地向地层深处伸

进。通道四壁和穹窿形的顶部，都装有设计得体的通风装置和电灯，因而这里的空气清新、凉爽，灯光也明亮、柔和，使你走在这里面就犹如在庭院的廊道间漫步一般，没有置身地下的那种窒闷和压抑的感觉。宋绮玉脚上的那双款式新颖的高跟皮凉鞋，踏着铺砌在通道里的坚硬、光洁的水门汀路面，发出清脆的“橐橐”声。

她是《热血》周刊的女记者，上午来到机场，打算在这里作为期三天的采访。《热血》是上海一家既登文艺作品，又兼有政治、时事等方面内容的综合性周刊。今天早上，主编袁晨从一个口子上粘着赭红色火漆的牛皮信封里，抽出一张蓝底白字的卡片，把它递给宋绮玉。

宋绮玉接过卡片，看了看那上边印着的“特别临时采访证”几个字。卡片上贴有一张她的半身近照，在照片的一角，还打上了签发单位驻上海某集团军司令部的凸文印鉴。

“这几天闷热得很啊，是吗？难怪那些老上海要说‘交关的热，又要来台风了’呢！”

宋绮玉轻轻“嗯”了声，算是对袁晨的问话作了回答。

她尽管来到这家著名的刊物工作的时间不长，但由于日常的接触，对这位才华出众的年轻主编的思维方式，却已有了解。此刻，他分明要指示她进行这次采访应该注意的问题，但竟用这样两句寒暄来开始。不过，她相信，就象他写的文章那样，开头两句也许看似无关紧要，但却绝非闲笔。所以，她颇有兴趣地等着听下文。

“是的。”袁晨一面在主编室那有限的空间里踱步，一

面自己作了回答。“自然界有台风，人类社会也有‘台风’。这奇怪吗？不，并不！因为它们都处于永远地矛盾和运动之中呢！”袁晨沉重地舒出一口气，仿佛他刚才就被他所说的这两股台风，压逼得透不过气来似的。他站到宋绮玉面前，继续说，“上海这个地方，易受台风袭击。一九三二年震动中外的‘一·二八’战事，十九路军不就是在这里和鬼子狠狠干了一仗吗？不过，令人痛心的是，这抗日的烽火却不用鬼子发愁，中国政府当局自己把它扑灭了。目前，局势与五年多以前极为相似，鬼子的主力舰‘出云号’停泊在我们的黄浦江面，江湾路上居然设有日军陆战队司令部，所有这些所谓的‘日军来华人员’，显然都不是为了做客的。”

停顿了一下，他又说：“这些都是隐患！说不准什么时候，就会变生肘腋，从中国本土上射出侵略中国的炮弹！”

宋绮玉点点头，插言道：“最近有种种迹象表明，鬼子的海军陆战队，已在上海附近秘密集结。”

“不错！就在两个小时以前，我收听到日本电台广播的《东京日日新闻》一稿专稿，内容充满了火药味。它叫嚷对华战事要‘速战速决’，说什么南京政府在它的军队没有遭到毁灭性打击之前，是不会认真地要求和平的等等。所以，别看这八月的天空挂着个红彤彤的太阳，其实，乌云已经是滚滚而来，战争的雷霆就要在我们的头顶上炸响了呢！”袁晨看了一眼宋绮玉那专注地思考的神情，问，“现在，你该明白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，选择这么一个地方让你去采访了吧？”



“是的。这是因为机场无论对自然的或对社会各种‘气候’，都极为敏感，那里是观测战争风云变幻的窗口。”

袁晨点点头，沉思了一会，说：

“现在的问题并非担心战争会在上海发生。芦沟桥已经打响了，事实证明，中国人并不怕和鬼子打仗，怕的是当局的‘不准抵抗’！历史会不会重演五六年前‘九·一八’、‘一·二八’的那一幕呢？这是不能不令人忧虑的。你去到那里之后，通过这个窗口，好好把各方面的情况都看一看。”

“是的。”宋绮玉把这个问题写到了她的速记本上，然后说，“不过，我看也不必过于担心。蒋介石在西安被张、杨抓起来的时候，不是已经保证停止内战，一致对外吗？不久前，他还对赴南京请愿的东北学生说，不收复东三省，他要以头谢天下。作为一个政治家，总不会出尔反尔，连这点信义也不讲吧？”

袁晨长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我已经渐渐学会不相信这些政治家的保证了！”

“那么，应该相信什么呢？”

“相信历史！”袁晨脸上现出一个苦笑，“面对着外族入侵，本国统治集团中，往往会分化出主战、主和两大派。背信弃义、卖国求荣，甚至为虎作伥、替敌人屠杀本国同胞的政治家，充斥着人类的历史！在我国，宋明两朝，不也是不乏这号典型人物吗？历史的回答是最正确不过，也是最严峻不过的啊！”

“军官俱乐部”的地下通道里，人山人海，凡是从这位风度、容貌都相当出众的女记者身旁走过的人，无不向她投以或惊奇、或倾慕的目光。不过，宋绮玉却并不在意。作为一个经常出入交际场所的外勤记者，她对这种目光早已司空见惯了。

在通道中走了一段距离，便分成了两条路。其中的一条通向俱乐部的弹子房、高尔夫球室、电影室、音乐室、阅览室等场所，另一条通向俱乐部大厅，舞场和餐室都设在这间大厅里。

宋绮玉向大厅走去。越往里走，灯光越明亮，等到进入了大厅，明亮得可谓灯火辉煌。嗡嗡的说话声和一阵阵欢笑的声浪，在大厅里回荡，令人精神为之一振。

这是一个可容千人的大厅。中间一条铺着地毯的过道，把它拦腰分成两半。左半边作了舞场，有舞台、乐池和舞池，右半边作餐室，摆着造型新颖、颜色雅致的西式餐桌和靠椅，沿墙边还安放几盆鲜花。花香和各式冷饮散发的清香混合在一起，使这儿别具一种气氛。

舞会还没有开始，餐室里座无虚席。人们怀着兴奋而又急切的心情坐在这里，吃吃喝喝，说说笑笑，同时还频频昂起脸来，向乐池张望。

宋绮玉找不着空位，站在那里进退两难，一时颇感踌躇。

这时，一个女招待来到她跟前，彬彬有礼地把她领到餐

室后边的一个角落，在这里的一张餐桌旁，只坐着一位青年军官。

女招待恭敬地说：“舞会开始后，就可以空出许多座位来了。您先委曲一下。这位先生是田参谋，田汀先生。”

宋绮玉对女招待这种落落大方的态度很满意。她向她道了谢，然后向这位田汀先生作了自我介绍，在他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。

她喜欢这个座位。这里不仅比较安静，而且是在全餐室的最后边，可以看到整个大厅，包括过道那一头的舞场。挨近她身边立着一个半人高的花架，架上有一盆正在开放的玉兰花，发出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清香。

女招待给她端来了冷饮和西点。她一面慢慢从吸管里吮吸着冰镇西瓜露，一面颇有兴致地观察四周不同身份和打扮的人们。

“宋小姐是初次来我们这儿采访吧？”田汀出于礼貌，主动与宋绮玉攀谈。

“是的。尚望田先生多加指教。”

“不必客气。据我所知，我们这里官兵之中，有不少是贵刊的热心读者。”

“这太好了！田先生，您是否也是其中一个呢？”

“我？不，最多只能算半个。”

田汀说完，两人都笑了。也许是刚刚认识，不便深谈，彼此说了这两句，都停了下来。

这时，餐室里发生了一阵小小的骚动，人们纷纷离座而

远。宋绮玉看了一眼田汀，他若无其事地靠在椅背上，双臂交叉地搁在胸前，望着那纷嚷的人们，双眉微蹙，脸上流露出一种鄙夷的神情。

宋绮玉不解地问：“田先生，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对于这些寻欢作乐的男女，还能有什么比舞会开始更大的事呢！无非是乐队现在已经就座，预告着一场通宵达旦的胡闹即将开场罢了！”

果然，不到一会儿工夫，舞场那头的乐池里便响起节奏感很强的流行曲。人们匆匆离开餐桌，成双结队地进到舞池里，应和着“嘤嚓嚓”的鼓点和乐曲的节拍，翩翩起舞。这一来，餐室里竟显得冷落了许多，也安静了许多。

“宋小姐不去玩玩吗？”

宋绮玉听出田汀的话里，不无讥讽的成份，因为她已感觉到他对舞场那边正在进行的一切，是有自己的看法的。于是，她反问一句：

“田先生，您呢？也有此雅兴吗？”

田汀嘴角一撇，发出一声冷笑：“这是‘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’啊！哪里称得上雅？”

宋绮玉轻轻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我理解你的意思。”

“荣幸之至！刚才，我自称是贵刊的半个热心读者。读者与编者往往有共同语言，这一来果然就得到证实。”

宋绮玉抿嘴一笑，问：“敝刊有文艺作品，兼评论时事、政治。田先生这么说，想必是只喜欢其中的一部分罗？但不知是哪一部分？”

“我爱读对时局的评述文章。我十分赞赏那才华横溢的文笔，更十分佩服那洞烛幽微和仗义执言的胆识！看得出来，贵刊在国内众多的报纸、刊物中是属于不折不扣的坚定的抗战派！”

这几句话田汀说得很认真，不象一般的客套或恭维，使宋绮玉颇感安慰和鼓舞。她作为这个刊物的工作人员之一，曾为之付出过自己的一分辛劳，而他们的辛劳看来并没有白费，他们努力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的愿望并没有落空。

田汀说：“不过，抱歉得很，我不喜欢读那些文艺作品。每当把一期新出版的《热血》拿在手里，我总是将其中的诗呀、小说呀什么的，一翻而过。”

“这是为什么呢？是它们的文笔太稚拙，境界太低，意蕴太浅，不值得先生看呢，还是先生一贯的兴趣所使然？”

田汀略想了想，才语带沉痛地说：“可以说都不是。坦率地说，我曾经迷恋过文艺，也曾有过为了读小说而宁可连饭也不吃，或悄悄地把自已的激情分行记录下来，把它称之为诗的青少年时代。可是，后来当我松花江畔的家乡遭到鬼子蹂躏，一把火烧成灰烬的时候，我便毫不留恋地摒弃了这一切，走上武装救国的道路。当今是血与火交迸的时代，试问，诗人的激情和小说家的生花妙笔，能把日本鬼子赶出去，能把我们失去的山河收复吗？”

宋绮玉尽管觉得这位青年军官的见解不无偏激之处，但却被他的爱国热情所感动。她希望能把话题进一步引到采访的内容上。于是，她说：

“田先生对目前的时局，比如说芦沟桥事变，一定有些高见吧？”

“高见不敢说，不过，作为一个军人，是作过一些思考和分析的。”

“希望田先生随便谈谈，行吗？”

“好的。不过，我得声明一点，我的谈话是不供发表的，你能否同意呢？”田汀见宋绮玉含笑点头之后，才继续说，“那么，我先问一件事，不知宋小姐有印象否？”

“请说。”

“不久前，南京日本使馆一个副领事级的馆员叫藏本的，突然宣告失踪。日本大使川越茂，为此几乎天天都向我外交部施加压力，要求交出藏本。更有甚者，东京的军政府竟一口咬定是中国政府搞的阴谋，扬言要派出海陆军兴师问罪，对华‘膺惩’！”

“这不就是所谓的藏本事件吗？岂止记得！这个藏本是因为不得志，自己跑到南京钟山的密林深处，打算绝食自杀的。饿了几夭，又不想死了，自己跑了出来，这一所谓事件的真相才算大白，外交上的这件公案才算了结。”

“是的。当时，我每天读着有关这件事的新闻，真感到无比的悲愤！在当今只有强权而无公理的世界里，祖国竟如此贫弱不振，这是多么可怕可怜又复可悲啊！无论是东洋的海盗还是西洋的屠夫，什么时候想要掠夺我们，就给你加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，然后兴师问罪，大张挞伐！长此下去，该怎么得了呢！果然，这次芦沟桥战事前夕，又有什么鬼子

士兵在龙王庙附近失踪之类的鬼话。真有什么鬼子失踪？未必！倒是发动这次战争的时间和地点，早写进了日本军部的作战计划中。”

“事变发生后，我曾赶到北平实地采访过。所谓失踪云云，完全是借口。它不过是日本军部早已计划好了的，进一步扩大侵略华北战争的一个既定步骤！”宋绮玉愤慨地说。这时，她似乎也不能保持一个记者在与采访对象交谈时应有的冷静了。“令人高兴的是，我亲眼看到挑衅的鬼子一批批地倒在我驻守芦沟桥将士的枪炮底下！这些官兵真是好样的！尤其是驻守桥北的那一连士兵，他们首当其冲，却毫无畏惧。最后除四人生还外，全连都壮烈殉国了！”

“这么说，《热血》上那篇署名‘谨玉’的专稿，是出自你的手笔了？写得好！你不知道，我从军校出来以后，曾在那个连服过役，殉国的官兵有很多我都认识！”

说到这里，田汀垂下了头。

这时，大厅那头舞场里的乐曲，不知为什么突然停下来了。只见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走上舞台，对着台前的麦克风，喜形于色的说：

“女士们，先生们！本俱乐部今晚备有各色西点冷饮，还为诸位请来了一个训练有素的乐队。现在，鄙人再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！”说到这里，这位先生竟不把这好消息讲出来。他左顾右盼，象卖关子，又象在等候什么。

舞池里的男女都原地站立着，就象童话中所说的那些解除了魔法的王子和公主那样，舞曲的中断使他们暂时回到了

现实中来，这个“好消息”使他们之中的许多人，记起了目前所面临的严峻局势，于是，纷纷议论起来。

“是勿是收复了平、津？”

“很可能是国联出面调解，日本鬼子自动撤兵了？”

“听说鬼子已从东北向苏俄的西伯利亚出兵，改南进为北进了！”

一时间真是众说纷纭。这些猜测尽管令人啼笑皆非，但从中也可见出议论者的心理和政治常识的水平。

疑窦终于解开。那位仪表堂堂的发言人再次对着麦克风说话了。他不厌其烦地又叫了一通“女士们，先生们！”之后说：

“上海著名‘歌星皇后’、声色艺三全的胡丽娜女士，今晚应邀前来我们俱乐部献演，如今已莅临舞场……”

话音刚落，舞池立即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。接着，一个身穿藕红色开胸欧洲古典式百褶连衣裙的妇人，款款走到舞台前面的聚光灯下。她的耳环、发卡和胸饰上的钻石，随着身体的移动，不断地闪着美丽的光芒。

田汀一直低垂着头，沉湎于对往事的回忆之中。宋绮玉与田汀继续着刚才的话题，她说：

“我曾立下心愿，要把在芦沟桥抗战的壮烈事迹，写成一本书。以后找个机会，务必请你具体介绍一下。”

田汀神色庄重地点点头。说：“很好。人死不能复生，但精神永存。你要写出来，教育后人。我固然为痛失昔日的战友而悲伤，但同时又为中国有这样的军人而自豪。我也曾



写过几首小诗，聊以寄托哀思。”

“能让我一读吗？”

“这，……”田汀踌躇了一下，说，“我念给你听听吧。”

田汀略为想了想，轻声吟哦起来：

“七月醒风恸同仇，热浪血波恨未休，许身家国吾去也，孤魂夜夜泣神州。”

田汀吟哦起来似一唱三叹，的确把自己的感情融进去了。宋绮玉埋头在速记本上飞快走笔，记录了下来。

田汀意犹未尽，又念了一首：

“芦沟晓月泪阑干，永定赤波映日寒，埋骨中华沃故土，血溅旌旗壮河山。”

宋绮玉用同样的速度把它也记录了下来。然后，她把录好的诗稿让田汀过目，自己又默读了一遍。不久前赴芦沟桥采访时所见所闻的生动情景和壮烈场面，由于这诗的触发，又浮现在她眼前，使她感动不已。

也许是因为这时他们两人谁也无心再说什么，突然静默下来的缘故吧，“歌星皇后”的歌声居然“乘虚而入”，在他们的耳畔响起来了。只听见歌中唱道：

莫负花儿美  
莫负月儿明  
花前月下结同心  
句句总关情